



▲全體團友成功登上大霸尖山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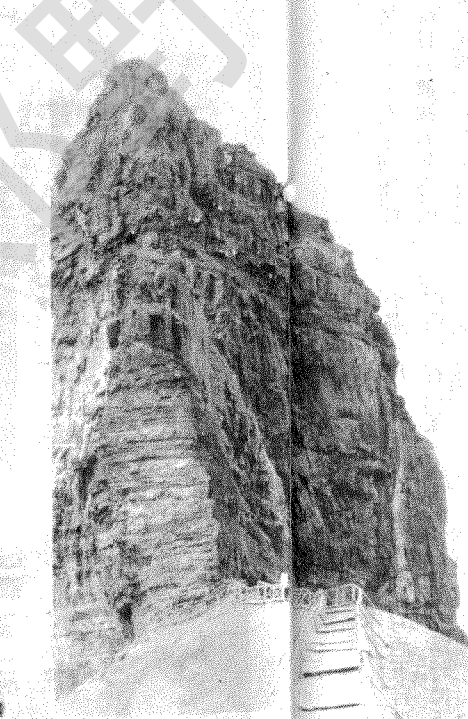
大霸尖上之三角點（藏於木架下）



登上霸頂之鐵梯



大霸尖下之風口長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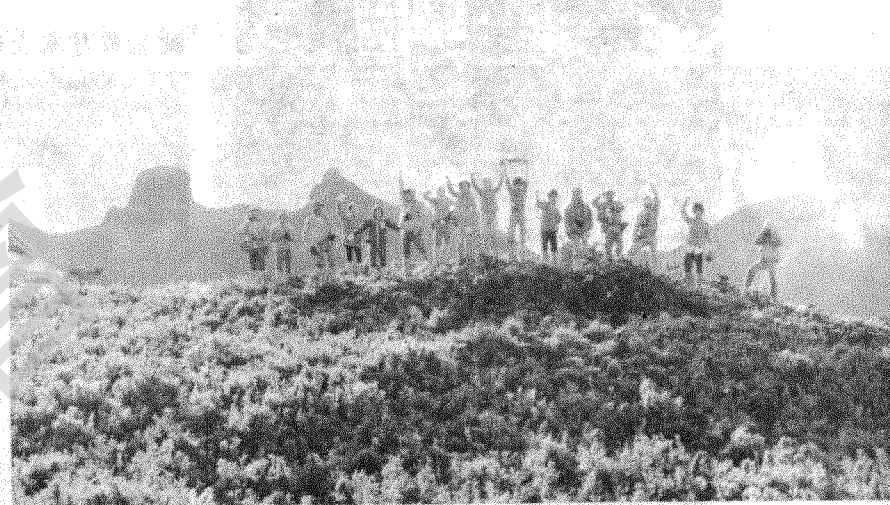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公尺的高山。池有之後，全是下坡路，經亞美營地直投武陵。武陵之前是桃山瀑布，論長，它不及香港的林村長瀑，論氣勢則過之。在武陵農場領隊特地開照廚房，做兩桌豐富飯菜，一解幾天來啃便當之苦。

（另有精彩圖文下期續刊）

下山後，一路上遇見的人都不相信我們會登大霸。往宜蘭的車上，幾個在台北當護士的乘客說：「你們真的背這麼多東西爬山去？我懷疑。」有一個男孩子正色的說：「大霸尖？你不像！」他們愈不相信，我們卻愈得意。

大、小霸尖初現，行友歡欣雀躍



巍巍大霸尖 氣慨迫人來

過了黑沙石脊，雙手即搭上著名的藍色鋼梯。鋼梯是角鐵搭架而成，有五段，每段長短不一，長的十步以上，短的四五步。間有鐵索垂下，增加安全。沒有鋼梯的地方可苦了個子矮小的我，人跨一步，我要兩步。向幸同行不乏年青力壯經驗豐富的男仕，沿途「扶掖」而上。山風潑潑呼嘯，刮得我手脚冰冷，一顆心提到上喉頭，總下不來。及上得尖頂，人人歡騰，終於克服大霸尖，把它拼下去了！

拍照刻石，鬧嚷嚷弄上個多鐘頭，才起程

望山跑死馬 溪畔鐵板燒

幾天來都祈求老天造美，不要下雨，果然，老天爺很體恤，天天晴朗。中午前後，更是烈日當頭。在塔克金溪旁午餐時，石頭被太陽烤得火般燙。行友都變成「鐵板燒」。

返回叉路，重拾背包，繼續前往巴紗拉雲，翻桃山，下武陵。

「望山跑死馬」，明明新達營地觸手可及，卻老走不到。當晚還要在霸南紮營。抵達霸南前，我們連續二小時沿石澗衝下，走得我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一來大霸已降，土氣消退，二來霸南地處澗谷，空氣鬱澀悶，營地多石，大家都睡得不好，次日起來，精神勁力都大不如前。獨有一位陳先生仍然精力充沛，燒飯拔營，「滿場飛」的打點一切。

上坡二十分鐘，終於出到澗頂，重見天日，再次迎接縱橫千里的山羣。巴紗拉雲就在不遠，左邊可見圓渾敦厚的桃山，再過去是有一殺人「記錄」的南湖山，當然大霸鐵桶仍壓在頭頂。我們回想昨天登霸尖的壯舉，都非常自豪，深覺殊不簡單。這份自豪支持了整天路程的士氣。大霸已降，心情舒坦，施施然一邊欣賞四周翠屏疊嶂，和台灣最雄壯的山脊——聖稜線。

人說箭竹林最洩氣，「一點成就感都沒有」，兼且最易迷路。我完全同意，密密麻麻的箭竹，顯得避開反彈回來的竹枝，脚下就踩空，祇撥得眼前的障礙，望不見遠處的路標。所以雖然箭竹林之後是陰暗的原始森林，我寧取腐木枯葉的霉味，不愛那刮人竹葉。原始森林的經驗在香港人來說，祇有在電視電影去找。真正踏足在崢嶸嶙峋的樹根上，撫摸五個人也環抱不了的大樹，看盈尺厚的落葉上一截一截倒下的枯樹，而樹皮又被濕漉漉的青苔封着，這些景象，使人另有一番感受。森林自不必然有野獸出沒，這兒的常客是狗熊，可惜無緣與它們相會，祇有告示牌下，裝腔作勢嚇人的假狗熊。

新達營地晚上氣溫降至二至三度。我們圍着營火跳舞，還每人喝一口高粱酒取暖。可以穿的都穿上身，我自己穿了三件襯衣，一件毛外套，四雙襪子才鑽進睡袋。此行最難得的經驗要數「帳內下雨」。原來營帳因擠了六七人，呼出來的空氣最低也有三十度，但帳外三至四度，相差太大，空氣凝結，附在帳幕內部表面上，一陣風過，水珠紛紛灑下，打在臉上，半夜裏還以為下雨呢。

八月廿五日是登山行程的最後一天。早上八時三十五分搶登池有山，池有是三千三百零